



雪 在 流

■ *Xue Zailiu*

■ 严沁系列小说集 27

■ 她回到初恋情人的怀抱，
难道这是上苍对她的怜悯，
或是生活给予她的温馨…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27

雪
在
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在流/严沁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.1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3249-7

I. 雪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576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0873

书 名	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严沁 (香港)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所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宋小燕 荣荣
责任印制	董 华
排 版	今日视点文化事务发展中心
印 刷	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8500 千字
印 张	430
插 页	10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249-7/I·2459
全套定价	730.00 元 (15.50 元)

严沁系列小说集

Yanqin Xilie Xiaoshuoji



严沁——备受海内外华人爱戴的知名作家，著有百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。她写情：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以至种种世间情。作品散发着她触感而生的情爱芬芳，教万千华人读者尽陶醉于她小说的爱情世界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. 梦中缠绵 | 26. 晨 星 |
| 2. 爱神的影子 | 27. 雪在流 |
| 3. 让我飘过 | 28. 逝 |
| 4. 不归路 | 29. 夜 露 |
| 5. 夜是温柔 | 30. 簾卷西风 |
| 6. 孤 浪 | 31. 该不该让他知道 |
| 7. 情在深时 | 32. 今生若比永恒长 |
| 8. 水 云 | 33. 斯人独憔悴 |
| 9. 沙峇玫瑰 | 34. 灯影之外 |
| 10. 流水不再浪漫 | 35. 故人风雨 |
| 11. 悠然此心 | 36. 风里百合 |
| 12. 轻舟激浪 | 37. 无 怨 |
| 13. 云外千峰 | 38. 绿色山庄 |
| 14. 茫茫路 | 39. 无歌的幽谷 |
| 15. 千帆尽处 | 40. 静听寂寞 |
| 16. 殒 星 | 41. 最后的温柔 |
| 17. 冬 绿 | 42. 黑色太阳 |
| 18. 桑 园 | 43. 凝香泉 |
| 19. 菩 提 | 44. 浪里滔滔 |
| 20. 心 影 | 45. 光年中的一瞬 |
| 21. 草 浪 | 46. 世纪末的故事 |
| 22. 常在心头 | 47. 当你沉睡时 |
| 23. 烟波千里 | 48. 如果她不知道 |
| 24. 摘 星 | 49. 拥抱寂寞 |
| 25. 缘 起 | 50. 你的抱歉说得太迟 |

窗外雾很大，大厅中或站或坐的几个人都沉默着，只有抽湿机的声音在响。

山顶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，古老的样式但内外都保养极好，园中花草树木也修剪整齐，就是显得空旷些，静些。

站在大厅中央的是陈汉律师，他正在宣布一项遗嘱。他的上司兼合伙人陆学森大律师的遗嘱。陆学森在一星期前因心脏病去世。

或坐或站的是陆学森简单的家人。

“我名下的所有财产全属爱妻陈雪曼所有，包括动产与不动产，香港或海外的。属于家族事业的厂和房产，按家族分派的比例，全数转入陈雪曼名下——”

坐在中间沙发上的雪曼的心已飘得好远好远，只见律师嘴动却听不见他说什么。

她想起第一次和陆学森见面的情形，那年她才十八，刚刚——刚刚——她心中一阵隐痛，画面跳过去，已是第二年他们结婚的时候。

她住新加坡，所以除在香港摆酒外，新加坡也大排筵席，场面轰动，有头有脸的名人都到贺，说他们郎才女貌，千里姻缘，只是——她无法摆脱心中隐痛。是。这二十年来她都无法摆脱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“陆夫人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陈汉炯炯眼神盯在雪曼脸上。

“没有。”她垂下头。

“我们就照学森的遗嘱执行。”陈汉律师轻轻拍她。“节哀顺变。”

工人送走律师，其余的人都坐下来。

“雪曼，对自己你有没有什么打算？”雪曼的大哥陈兴从新加坡赶来帮忙。

“没有。”雪曼苍白的脸上没有半丝表情。她是个美丽细致的女人。

“或者你预备回新加坡娘家住一阵？”大哥非常关心这年轻守寡的妹妹。

雪曼不是年轻，但三十八岁守寡，也的确太早了一些。

“不。我不想旅行。”雪曼一口拒绝。

“唉，你一个人在香港，又没有儿女——”陈兴不放心。“怎么行呢？”

“我会照顾自己。”雪曼心中隐痛又现。

或者陆学森已去世一星期，雪曼对一切感到麻木，不再有泪。

“你这孩子，从小就倔强，”陈兴五十岁的人，只能唉声叹气，“这样吧！我回去找个合适的亲戚来陪你几个月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雪曼无可无不可。

“香港这两年治安越来越坏，你要小心。”做大哥的真是苦口婆心，当妹妹还是小女孩，“出入要工人司机陪着，要记得。”

雪曼只是点头，什么都听不进。

陆学森是她这二十年的依靠，他宠她，爱她，什么都不用她理，不用她管，她只养尊处

优，只做高高在上的大律师夫人。谁知才四十八岁的学森说去就去，连多一句都没对她说就一睡不起。真的，她不知道要怎么办？她只觉得自己的那个帐幕失去了中间支柱，就倒塌在地上。

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再站得起来。

三十八岁，她对这个数字完全没意识，在学森面前，她永远是那个娇滴滴的女孩，她永远长不大，永远需要保护，需要爱宠，年龄根本不是问题。

事实上，三十八岁的她看来也只像二十多岁的美丽女人，年纪对她全无意义。

一星期来，她只躲在卧室，连楼都不肯下，陈汉律师来了三次她都不见。

她有个感觉，自己的灵魂已随学森而去。

“夫人，”忠心耿耿的女工人珠姐上楼，“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求见，她是新加坡来的。”

“她见我做什么？”雪曼只望着窗外。

“她说是新加坡大少爷让她来陪你的，还有封大少爷的信。”

雪曼接过信随手扔在窗台上。

“送她到客房，晚餐时见她。”

珠姐领命而去。大哥真的派个人来陪她，还是个年轻女孩子，但，有用吗？

黄昏时，珠姐陪她下楼，她看见了那个明眸皓齿却显得沉默的女孩。

一眼看见她就喜欢这孩子。

“我是丁宁儿。阿姨。”女孩子说。声音里有着冷漠。

“你叫我阿姨，你是——”雪曼说。

“我是你侄女，妈妈是雪茹，你姐姐。”

“哦——”雪曼呆怔着。雪茹是她惟一的姐姐，姐妹俩感情极好。但雪茹几年前死了丈夫，近年再嫁，据说嫁得不好，这丁宁儿是雪茹和前夫丁健的女儿。“宁儿，我没想到是你。”

宁儿微微一笑，依稀脸熟，是，她是雪茹的女儿，雪曼记得。

“我小时候见过雪曼阿姨。”宁儿说。

“是是，我们见过，”雪曼有着难免的兴奋，“怎么会让你来？”

“我最有空。”宁儿淡淡地。“我放暑假。”

“你在念大学，”雪曼直盯着这侄女。如果——如果——她的心又隐隐作痛。“我很高兴你愿意来陪我。”

“雪曼阿姨比传说中更漂亮。”

“不不，珠姐，把宁儿小姐的行李搬上楼，我卧室隔壁。”

“不会打扰你吗？”宁儿相当有教养。

“你是雪茹的女儿，我们应该亲近些。”

“我是来陪你的。”宁儿说。

宁儿的神情、语气都很淡漠，和新加坡热带长大的女孩不同，而且她皮肤白皙细致，看来更像香港人。

“大哥真有心思，”雪曼摇头，“你一来到我的心就振奋起来，很奇怪。”

“妈妈说，只要能令你开心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宁儿说。

“雪茹好不好？近况怎样？”

宁儿的脸色沉下来。

“他们夫妇并不和睦，时常不开心。”

“啊——那么你呢？”雪曼关心。

“我？”宁儿没有表情地摇头。“再过两年我大学毕业就能自立。”

“你已二十岁，你看来比实际年龄小。”

“阿姨看来只像我姐姐。”宁儿即使说这样的话，也很冷漠淡然，很奇特。

“你那后父叫什么名字？他是怎样的人？”

“他叫黄才栋，是个小商人，”宁儿面无表情，好像讲一个漠不关心的陌生人，“是那种虽无过犯，面目可憎的人。”

雪曼忍不住笑起来。

“雪茹怎么肯嫁这样的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宁儿有点出神，“也许她有她的理由。她有选丈夫的自由。”

雪曼不便再问下去。

宁儿住了三天，把珠姐他们几个工人安排得有条不紊，家里弄得好好的。她竟然是个极好的管家。

虽然她讲话冷冷的，又没什么表情，但是工人们显然都喜欢她。她还向雪曼建议，可裁掉一两个工人，改请一个警卫。

“这房子独立在山顶，安全比较重要。”她深思过才说的。

“一切依你。”雪曼喜悦。“你办吧！”于是她辞了个打杂工人，理由是“主人那么少，又不常请客，打杂的没用处。”又辞掉一个花王。“一个人做可能比两个人做更好，更勤力，我们试试看。”

然后，她找陈汉律师替她们找了个很稳妥的警卫，四十五岁，有长期保安经验。

“我从新加坡来到，总要帮阿姨做一点事，不能白来一趟。”她说。

陈汉律师是陆家常客，总来报告律师楼的生意或日常情形。

“要你多费心，不好意思。”雪曼应酬着。

陈汉的视线永远在雪曼脸上。他也许有意图，若不揭开，天真的雪曼永不会感觉到。

“不，不可能。”雪曼大吃一惊。“怎么可能？他比我还小两岁，而且是学森的徒弟。”

“阿姨，相信我，我不会看错。”宁儿说。

“不，不，千万别说穿，免得大家不好意思。”

思。”雪曼惊魂未定。“我是师母。”

宁儿只是微微笑，什么也不说。

生活安定下来，宁儿开始她的晨跑。

每天清早她必在屋子四周跑步，她是快跑而不是大家爱做的慢跑。

“发明慢跑的人已去世，他都不能令自己长寿健康，我为什么要学他？信他？”宁儿对所做的一切都有理由。

也许她这个理由，每天快跑回来她总是全身汗，皮肤绯红。洗完澡出来陪雪曼早餐，容光焕发得令人羡慕。青春健康无价。

宁儿高而苗条，皮肤紧紧的泛着光亮。雪曼不由得想起自己当年，她不也是这样吗？当年——仿佛好远了。

“下午我们出去逛逛街，好不？”雪曼说。她觉得每天把年轻的宁儿困在家中是罪过。

“阿姨想去，我陪你。”宁儿永远这么淡淡的，没有什么笑容。

“是。出去散散心也好。”雪曼在鼓励自己。

“你甚至可以去旅行。”宁儿说：“也许会累，

雪 但出去一次你的感觉会很好，心也开朗。”

在 “你陪我去？”

流 “只要你喜欢。”宁儿淡淡地笑了。

10 雪曼望着宁儿，眼中仿佛闪动着许多细碎的
星星，美丽却又复杂。

“或者再过一段日子。”她说。

日子过得很平静，不，太平静，家中大门都极少开的，除了那惟一的访客陈汉，他总是按时候就来到。

“其实律师楼的事你不必告诉我，我根本不懂。”雪曼柔声说：“你是学森最信任的好朋友，你主持一切就行了。”

“律师楼二十周年纪念，公司同事希望你来主持晚会。”陈汉目不转睛。

“不必了。我没有心情。”

“这是学森的公司，他创立的。二十年是个难得的日子，让宁儿陪你出席。”

“我考虑一下。”

“我会来接你们，”他非常殷勤周到，“所有同事见到你都会很高兴。”

“好——吧。”雪曼无所谓。

宁儿在一边看着，一声不出。

是个有雾的早晨，宁儿从侧门溜出去，开始她的晨跑。

雾这么大，等会儿一定十分炎热。

香港就快比新加坡更热了。她摇头。

冲破晨雾，她一直向高处跑去，向上跑才是挑战。她喜欢挑战。

从来这儿的清晨都是她的世界，独自一人欣赏大自然的宁静。跑着，跑着，她开始冒汗，流汗给她一种真实的感觉，真实的人生不是冷气中那样，该有确确实实的感觉，就像流汗流泪流血。

迎面有个模糊的影子迅速移近，也是个快跑的晨运者？一身白衣仿佛雾中幽灵。近了，看清楚是个男人——不，男孩子，顶多和她一样大，很好的一张脸。看见她，亲切地“嗨”一声，微微一笑，阳光破云而出。

宁儿大方地“嗨”算是回应，没有停留一直

雪 跑到最高处。

在 喝一小罐“保矿力”，又沿着来时路往回跑。
流 回程下山，舒服多了，她显得特别轻松。

12 回到家里，阳光已洒满大地，好热的一天。

冲完凉，精神焕发地到饭厅，只见她独自一份早餐。

“阿姨呢？”她问珠姐。

“不想起床，”珠姐欲言又止，“其实我看她只是逃避。”

“逃避什么？”她诧异。

“律师楼今晚有晚会，她可能不想去。”

“那还不容易？打电话推掉。”

“少奶怕不好意思，是少爷的公司。”珠姐忧愁地摇头。“少奶总是为别人着想。”

“我跟她谈。”宁儿匆匆吃完早餐。

雪曼的确醒了，她半躺在床上茫然地望着窗外。

“阿姨，早。”宁儿轻轻说。

虽然她不热烈，总是淡漠，却带来一室青春的清新。

“宁儿，刚跑完步？”雪曼微笑。

“起床，我陪你散步，好吗？”

“不想起床，精神不好。”

“晚上——我们去看场电影，我很想看电影。”宁儿说。

“好啊——”眼中喜悦一闪而过。“不行，晚上陈汉要来接我们去晚会。”

“不想去就不去，不要给自己压力，”宁儿细心又体贴，“我们为自己生活，而且要越来越生活得越好。”

“宁儿——”

“我打电话给陈律师。”她说做就做。

“婉转些，不要令他为难。”

宁儿已在电话里和陈汉低声交谈。

“好了。他不会再来。”宁儿淡淡地说：“我告诉他今夜我们要看电影。”

“这不好，该说我不舒服。”

“说真话比较好，让他知道你根本不喜欢参加这些宴会。以后他不会烦你。”

雪曼欣慰地点头。现代年轻人和她们那代不